

在资本主义国家，商店、餐厅等公共设施，奉行赚钱第一，宾客至上的原则，认钱而不认人，因此，只要你照章付款，他们也就不会产生对本国同胞和外国来客厚此薄彼的问题。中国则不然，是由于中华民族好客的传统，抑或由于其它什么原因，一些商店、一些餐厅，外国人可以趾高气扬地长驱直入，受到笑脸相迎、热情接待的礼遇；中国人呢？却是对不起了，倘若不知深浅地闯了进去，便要受到在其中服务的自己同胞的冷面和白眼。听老人说，解放前，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是挂有一块上书“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木牌的；不过，那是外国人挂上的，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客传统无关。如今，一些商店、餐厅的门上则有了我们中国人自己挂上的牌子，上面的字变成了“只接待外宾”，较原先外滩公园门前那块自然是客气了许多，但意思却仍然是“华人与狗相提并论”，这不能不算一大进步。

左右为难

商子雍

是外汇)，可是不能小觑。倘若取消了对外国人的优待，岂不是自己宰了自己的财路吗？不可不。更致命的是，一旦取消对外国人的优待，这条财路不但会变窄，而且还可能断掉。对此，不妨举例说明。就说乘坐火车吧，我们平日买张卧铺票，有时（不说常常，只说有时）尚须找关系、走后门。外国游客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自然无此神通，给售票人员以重金美物，又有碍于中国民风，不能允许，所以，他们就只好坐硬座了。但是，我们的有些（不说许多，只说有些）硬座车却是卫生没人搞，开水无人送，伙食恶劣、价格昂贵……以如此连我们中国人也常常因之叫苦不迭的条件接待外国客人，一是大大有背于我们民族的好客之道，二是有的外国人也受不了这份罪。据《人民日报》载，曾有一位叫卡普兰的美国企业家一行三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坐了一段慢车的硬座，加之后来又三个人挤在一辆皇冠小车的后排座上赶了一昼夜的路（也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结果三人全部病倒，并因此大大影响了他们继续来中国从事商业的积极性。您瞧，财路可能断掉一不说，并非我危言耸听吧！由此便想到，时下有关部门对外国人的处处优待、格外优待，也许是不不得已之举。

呜呼！不优待外国人显然不行，优待了外国人，中国人又要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这分明是让有关部门很有点儿左右为难呢。

《复杂的感情》

波兰故事片

在波兰的一个小城里，有一对恋人，男的叫马雷克，是个对生活永不满足的青年工人；女的叫鲍热娜，是个美丽丽腆，工作勤恳的护士。两人情真意笃，早该结婚，但因没有合适的房子拖延至今。

马雷克到处托人寻找房子，而鲍热娜却心不在焉，这使马雷克暗暗着急。原来鲍热娜放心不下她护理的患者韦雷什琴斯基老人。在长期的护理中，她已与这位老人相处得像亲生父女。

一天，鲍热娜把老人托付给邻居，与马雷克一起参加了华沙一日游，在首都“福鲁姆大旅馆”高价租了一间房，两人度过了最销魂的几个小时。在恋人怀抱里，鲍热娜暂时忘掉了老人……然而老人却神色黯然地坐在正对门口过道尽头的椅子上等了一天一夜。鲍热娜的心为此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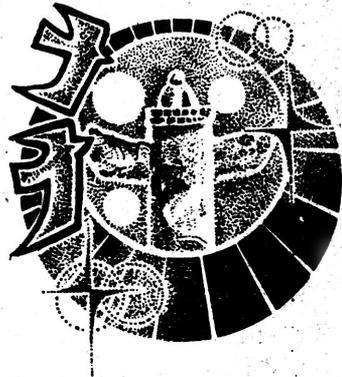
喂鱼王



王阳明写哭棋诗

据说，明代王守仁（阳明）年幼时就喜欢下棋，“废寝忘食”。他母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一次趁他睡着了，将棋子全部抛进了河里。王守仁醒来，整整哭了半日，并

写了一首《哭棋》诗：象棋终日乐悠悠，若被严亲一旦丢。兵卒随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流。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醒卧龙愁。（张十旺）



歌阳

几天后，马雷克为调转工作的事找到了韦雷什琴斯基老人的家，向老人和盘托出了一切。听了马雷克的介绍，老人明白，自己已成了这对年青人的累赘。他要马雷克把书柜上的一瓶药递给他。马雷克随手拿下药，问过老人要不要倒水后，就告辞了。

当清晨鲍热娜再次来看老人时，发现了桌子上放着的空药瓶和一张口香糖纸，她明白老人再也不会苏醒过来了。

安葬了老人，坐在坟前，一个想法总在刺痛她，老人是怎样拿到药的？偶然的还是早就决定的。

两天后，鲍热娜辞去医院工作，和马雷克约定一小时后在火车站见面，一同离开小城。收拾行装时，她突然发现了那张口香糖纸。这是马雷克爱吃的那种口香糖，而且他有随便扔糖纸的习惯。看来一切都相当明白了。

火车就要开了，鲍热娜来到马雷克面前，告诉他：“我不去了。至于什么原因？不能，或者不愿意说。”马雷克无可奈何地跳上缓缓开动的列车，呆呆地望着车厢里他给鲍热娜留的空位……（淡水）

“这家伙肯定爱打架！”看小刘第一眼，我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满报社，有几个人象他这样：一米八的个

小刘笑了 (小说)

秋乡

头，一尺五的肩，两只胳膊往上一屈，肌肉一疙瘩一疙瘩往外鼓着，象小娃娃的腿肚儿。又黑又粗的眉毛，早晚都拧成一个倒八字。大眼睛偏偏眯细了，嘴角生硬地往后抽着……这架势，瞧一眼就叫人头皮发麻！

不怪我胆小，只怨世上的事太难公断了；一张报纸印出来，谁都争头功。排字工说，没有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排，你们编的稿子等于屁；编辑便说没有我们一篇一篇往外编，你们排个屁；印刷工人又说，没有我们一张一张往外印，你们看个屁……如此循环往返，争执不休，屁用不顶！

于是，气就撒到工作上，扯皮、顶牛，谁都想指挥别人，谁都想比别人显得更尊贵、高傲。这样，就苦坏了画版样的。要画得美，让编辑满意，又要画得简单，让工人拼版拼得妥当。平衡来平衡去，结果往往还是出力不讨好，两头受气，唉，难哪！再碰上小刘这样一位凶神恶煞似的拼版工，能不怵头！

多亏我学过几天辩证法，知道只要抓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经过分析，我认为我的主要对手是工人。编辑再咋唬，也不会去亲自排字、拼版。工人则不然，说不排，就不排；说不拼，就不拼，没治！是工人没有不爱玩的，针对这个特点，我制定了自己画版的二字方针：方块！文章长了大方块，文章短了小方块，方块摆方块，不勾花线，不围题，不加角花，包你上班二小时内把一个容纳八千字的版面拼好，然后洗手走人，“舞场的干活！”

自打实行了这个方针，我几乎随时都在观察小刘的反映，希望他能友好地对我笑一下，我再赶快抱之以一串甜笑，我们之间，不企求“歌舞升平”，起码能友好相处了。

几天过去了，小刘竟没有任何友好满意的表示，反倒比过去更爱发脾气，一看见我就发烦。

真让人怀疑他那火红的背心下面是否有一颗温热的心！我战战兢兢地站在工作室旁边，象一个童养媳站在刁婆婆面前，心惊肉跳地“听候使唤”：“找刊头去！”

我撅着屁股，在铅和铅制的上百个刊头箱里哗啦哗啦翻找着。“样子送上去！”

我颠颠地跑上楼，把一校清改后的样子送给校对们。“拿纸、打版样！”我匆匆地打开纸盒，捧来几张用水濡湿的版样纸。

我出力，我流汗，是应该的，伤心的是，力出了，汗流了，还得看他那石头一样冰冷、僵硬的脸。唉！怪谁呢？好象只怪我自己！

这一天，三版部主任发给我一组稿子。我一横心，抓起版样纸，“刷刷”几笔，不管文章长短，直通通平分分成四截子，首尾相贯，组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方块，一个小时内保险拼完，我就不信小刘不笑！

天哪！小刘一看版样，竟夺过去，三把两把揉成一个团，“砰”地一声砸进废纸篓里。伸出胳膊，指头几乎戳住我的脑门子，胳膊上的腱子肉“突突”跳动，怒冲冲地喊：“你……你太瞧不起人了！”

我吓得快要哭了，又不知为何“遭此劫难”，只能抖抖索索地辩白：“我……我可不敢……瞧不起……你们……”

“哼，你说不敢，可看看你画的狗屁版样！在你的眼里，我们又粗又笨又懒，就只配拼这四方块。等报纸印出来了，让千千万万个读者说，那些拼版的，只会拼出这种谁看了谁恨的‘死人脸’！”

我象头上挨了一棍子，直愣愣地呆了半天，懵懵懂懂地问：“那你说咋办？”

“改版样！”
“咋改？”
“破栏，制题、插图、加角花！”
“你……不怕麻烦！”
“怕麻烦就拼不出好版，没有好看的版面就吸引不来读者！”

万万想不到，这应该由我讲给他的道理，此时此刻却由他讲给我听！我一下激动了，气短，手也哆嗦，拿出一张新版样纸，画出了我在脑子里勾勒过多少次，但从不敢画出的版样。小刘也第一次站在我背后来了，只是静静地看，默不作声。

站好了。小刘细细地给挤成一堆闪闪发亮的小铅字上滚了一层油墨，特意用肥皂洗净了手，拿来几张纸，铺在版上，又摆摆正，提起手滚，小心翼翼地从前推过去，然后双手捏着纸的两角往上一提：呀！一张图文并茂，长短交错有致的大样出来了，那么清晰、秀丽、洁净……

小刘把大样铺在工作案上，弯着腰，细细看了半天，又退后几步，左看看右看看，然后扭过头，冲我一笑，露出两排白白的牙。

嗨——那笑，竟是甜甜的，带着几分孩子气。我长长吁出一口气，也跟着笑了。（插图 罗宁）

列车，在西北大地上飞驰

富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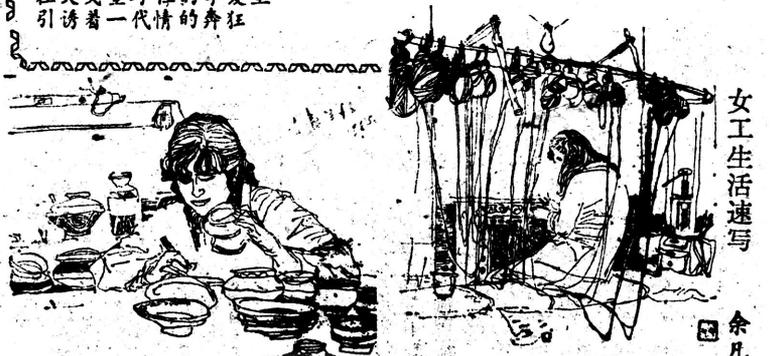
在闯入大西北的第一声嘶叫中
尽抒了压抑多时的向往
在高原粗犷的旋律
在荒漠博大的胸膛
在山道上延伸的迤迤的遐想……

扶雷拉闪的激奋中飞驰着
一个永不疲惫的希望
在大戈壁野性的挚爱里
引诱着一代情的奔狂

列车，在西北大地上飞驰……

雷霆般的力量
复活了贺兰山的形象
抖落了祁连山肩头的太阳
在玉门关外播种三月的江南
在塞北的沉寂里呼唤腾飞的雁行
在雄壮的交响里
一切都战战兢兢的——
那将要崩溃的黄昏和沙陈
将要消逝的凄清和荒凉……

呵，列车在西北大地上飞驰……



女工生活速写

余凡